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四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二

寶室寺鐘銘

銘橫廣二尺四寸高一尺八寸二十二行行十五字正書今在鄭州城南樓上

蓋如如實際性相平等念念慮假緣業萬殊是以導之以解脫禮樂未之洎誨之以究竟衆繫所不言鄭州寶室寺上坐羅漢等漏茲獨善府宏六度不捨羣生服膺四攝以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蕤賓御律景丁統日己巳司辰用銅三千斤鑄鍾一口法天地以長鐘假飛

廉而扇戾尅餝伞造化巧麗若神工感蜀山而自響擬
漢厝而遠聞挺弗能發理切含宏抑而斯應義均虛受
聿警四部式遵六時未假於箭漏靡資於雞鷄儀誦顧
而有節精進因而無怠方諸几杖小大之用既殊辟以
盤盂洪纖之理多俗輒緣斯義乃爲銘曰
眇眇三界悠悠四生愛染有著沉沒無明法輪覺夢慧
炬照冥大空日得微妙焉名無爲不住有爲不盡去彼
常樂來深慈愍然頭拯救摩足汲引且戒且禪或檀或
忍爰造洪鍾晨昏取則和合彼仰禮懺無忒並航欲海
俱遊佛國開物成務是鑄是勒

大鍾主趙　爽

大鍾主上大將軍張神安　仕茂

康熙時河水泛決出於土中土暈銅花青翠可愛銘詞計三百十八字 雍州金石記

文詞清綺字法工雅非唐初人不能為之昔趙德父集錄始陝州寧照寺鐘係景龍三年此足與之較勝矣 關中金石記

文云以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㽔賓御律景丁統日己巳司辰攻溫公通鑑目錄是歲屠維赤奮若此云攝提差校一年末審其義㽔賓者五月之律月令

仲夏其日丙丁故有景丁統日之語己巳則鑄鐘之日也周隋設勳官有上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之名唐武德七年定勳官十二等上大將軍正三品貞觀十一年改爲上護軍此刻有上大將軍張神安名其時猶未改稱也悠悠作慇慇宅碑所未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文云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蕤賓御律景丁統日己巳司辰蓋鑄于貞觀三年己丑歲若庚寅是四年据通鑑目錄三年五月辛丑朔則己巳在二十九日四年五月乙丑朔則己巳在初五日是

五月之己己三年四年皆有之今云三年攝提在歲必有一誤也鄜字說文作鄜从邑鹿聲甫無切音孚是鄜以麃得聲麃蒲交切雙聲諧乃得孚音攷顧氏音學五書毛西河古今通韻邵子湘古今韻略並言韻部魚虞模與蕭肴豪古皆通爲一音是以麃亦得孚音今書去火从鹿失其音矣此碑从麃正合古義

等慈寺塔記銘

碑高一丈四寸廣四尺六寸三十二行行六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河南汜水縣

通議大夫行秘書少監輕車都尉琅邪縣開國子□

口師古奉　敕口
若夫有功可大盛業光於四表有親可久厚德加於萬
類救災撥亂闡宏威以則天立愛宣慈垂至仁而濟物
其於司牧黎獻汲引羣生窮高極深道口化遠口以現
神通力摧破波旬之兵開方便門消滅尼揵之罪斯蓋
法王聖跡調御善權不可思議莫知邊際者矣自隨璺
云季政綱不綱海岳沸騰函夏圮裂豗榞競起口挺構
兵毒卉口敷妖精畫隕五山並食九嬰爲害交相吞噬
恣行刳斮仰顧蒼旻跼跡靡依俯察塗炭息肩無所剝
極則反否終斯泰用集明命爰啓　眞人　我大唐皇

帝口發靈圖祚口寶籙撫茲歸運拯彼橫流惟神惟幾
迺文迺武聰明時乂勇智自天猶敷五材　聖質苞其
純懿大哉七德　宸鑒測其幽遠至如封胡異訖力牧
奇偉羅女貢石之精微玉帳絳宮之秘要莫不裁成
膺思總制深衷超冠情靈之表得諸耳目之外爰茲草
昧口彼叅口投袂口足東征西怨克剪方命鯨鯢斯盡
茇爽口紀邦域底平搶攙於天衢匪遑寧處戮猶狂
於地表無思不服阪泉涿鹿之師語勤已陋其工有扈
之戰固多慙色載籍所傳孰可侔其髣髴言象所寄安
足紀其希夷武德之初諸華未緝穀口口口尚阻　朔

夙念彼王充偷安假息悼干戈之日用悵烽燧之多警於是親總元戎授茲戚鉞建旆東下將一車書北據崇芒南屯伊闕雲羅既布指期滌蕩然而賊□□德往因多難夙長亂階僞黨寔繁凶竪乳蟣妄作㦸圭之瑞竊号夏王驅扇黑山之旅擅强河朔破邑屠城斬祀敍厲矯誣上帝多歷年所又以逆其狙詐乘彼阽危□□許之人徒收亡隨之文物遂乃悉泼濟岱荐食徐兗驟勝愈驕負力作氣惟茲勍寇同惡相求梟此□也寇來赴援翊流西□奄至滎陽閉使□馳潛申約結將規合勢以抗我師首足乎資實同夏屋之歎前後迭至冀效常

山之虵　妙算所甄口其曲折中權所㝠見可而進是以引麾北制移蹕東口　天策頻加　神鋒累口其後酋渠相命妖孽並臻嶅齒之類爲羣奚寇之徒成列發自板渚迄于兹地獷獠爭先口梁競出比角舉尾飲蝎洪流呑石嗽沙聚蔽陽景　皇赫斯怒爰勑六軍飛廉翊衡豐隆先路然後置天地之陣揚日月之旗震夔鼓以申嚴鏗虬口而大号星流電擊鳳矯龍騰丘巒爲之口䟱梗林於是靡拉陷堅挫猛刮野掃地口血僵尸塡坑滿谷禽兹元惡未及旋踵仍執醜虜曾靡孑遺渙若冰消雌同魚爛氛祲祛口風雲融口列代神覽莫不畢

收前王彝器此焉總獲既而乘輶西返舊旆右臨奮決
水之威乘破竹之勢廓清萬里大定三川散馬華陽歛
至豐鎬豈如漢王力競屢見□於□□□□□□久連
□於□□□□□□□□祇宇內無虞執玉帛以臨朝垂
衣裳而班治珍符雜沓繁祉絪緼甘雨薰風時和歲稔
正簫韶之樂非止咸英定郊雍之禮豈唯俎豆路行□
息跖實排虛迹陋游原遐關沭末攫挈忘觜距之用夷
狄齊冠帶之倫外戶常開內機不作寘含靈於仁壽變
品庶於陶甄思廣舟航無隔幽顯靜言肓首或握節以
殉忠□悼行間□蘊輪而棄野愍疏屬之罪方滯迷塗

念刑天之魂久淪長夜以爲拔除苦累必藉勝因增益
善根寔資淨土乃命克敵之處普建道場情均彼我
恩洽同異爰立此寺口号等慈境實鄭州縣稱汜水班
口既集矩矱斯備式搆寶坊樹茲靈塔飛梁虹指浮柱
星懸層閣崢嶸術廊𨻶霧朝雲暫起華礎流津曉露微
霑口盤口溽茹蕙在阪化爲瞻蔔之林熠燿宵行翻睽
摩尼之彩傍開奈苑敷淨花而雜暎却帶蓮池積定水
而澄湛緇衣萃止振錫來儀戒品齊芳禪枝並茂其地
則遙瞻口口夏后之所發祥近眺襄城軒轅於是訪道
舳艫控引循金提以佪側冠蓋往來趣玉門而隱軫勢

居奕塏物稱衍沃誠原陸之膏腴信康莊之都會豈睢
致罰之野獲免汙口涇懸所懲口其京觀乃令深入緣
起汞口巻纏普賴法財同歸妙樂悠悠曠刼憑慧力而
靡偏覺羣恒沙譬福聚而無盡南山之壽既弥茂於億
年北極之尊實牢寵於萬代竊惟竪雲就日博貫多能
理極寰中道臻繫本考衆篆稽徧詳流略定儒墨之恆
長棄刑名之苛繞纖微必舉幽賾口應不能逝其隱奧
無所潛其肸響五口變爲口口口象口口靈口於口
口口口物口奠食忘勞昧旦口顯倘想巖穴博逮芻蕘
俱幸滿堂之歎猶興納隍之慮愛踰日剛仁兼扇暍降

廣覽而游藝觀人文以化成賤口梁之短篇鄙苦寒之
危調轉規注河之論聽者開神定口垂露之書覩者眩
目飛蝯妙術抑兕神工制律呂之輕重知草木之情狀
郁哉煥乎弗可記已重明養德守口光於匕鬯琁口樂
善作固列於維城口儀抑抑口口走走文口蘊金錫之
姿武臣表熊羆之狀耕田鑿井雖受賜而無跡擊壤鼓
腹諒日用而不知百年然後勝殘仲尼之言斯闊三脊
之茅雖致夷吾所志爲小盍夫植操恒久莫口乎金石
盛德形容聿宜於歌頌末臣肅謏預奉　鴻猷雖罄口
才未揚休烈其詞曰

肇自元極初分太清二儀定位四大居貞緬求遂古逖
聽遐聲質文遞變粹駮殊名其一季業紛詭政荒道喪逐
鹿爭驅乘龍有亢亟罹□造時逢无妄王治莫興嘉生
靡暢其二滔德既厭炎運將徂鴻飛野滿狼入朝蕪綠林
叛換青犢睢盱中外板蕩億兆命胥其三聖帝膺期慭彼
顛覆始建天柱初安地軸方□畢夷羣凶盡殄芒芒率
土俱荷亭育其四壽華纂祉用康國步陽紆鬱憑實清王
度牧野非艱鳴條豈固勢踰撑卷俯同縈注其五魔眾既
摧勝幡斯立釋茲罪□俾伸幽執施以無畏斷其餘□
卽此戎墟招提攸葺其六□□赫燁月殿玲瓏久延愛景

夏納清風白蘋齊業丹桂連蔟綺疏瞰洞繡栱凌空其七

金繩吐口寶鈴和響香粳梵音花飛仙掌妙相凝寂口

容煥麗開士宅心伊蒲聘仰其八崇巖秀峙迅流長邁石

城迴矚龍池斜界左顧敖碣右通汜鄭寔惟勝境誕標

靈性其九至人口利正覺津梁偕登萬善普照十方深慈

口傳口慶遐長式光勿替永播無疆其十

河北道孟州汜水縣等慈寺在縣東七里唐師既破

建德有詔于戰所起寺立碑紀功焉太平寰宇記

等慈寺碑貞觀三年立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于

戰處建寺爲陣亡將士薦福文中稱世充爲王充因

諱去一字耳朱晨墨池編作大唐皇帝等慈寺碑者額文也中州金石記

右等慈寺碑今在汜水縣太宗破竇建德之所其文有云黔疏屬之罪方淸迷塗念刑天之魂久淪長夜按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刑夭無千歲句宋曾紘周紫芝輩据山海經證爲刑天無干戚之譌其說固然今碑文却作天字疑唐以前山經本作刑夭後人轉寫譌爲天耳形與刑古人亦通用然則淵明形夭二字非誤矣其云賫賫恒沙即釁釁之異文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完具後文題銜顏師古下缺一字或懸度之當作

書余攷其寔不然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案汜水爲破竇建德之地師古奉詔爲文光昭大業見于碑詞然則此記決爲師古所撰也碑言乃命克敵之處普建道場與史所記符又唐人臨文遇言及朝廷必闕三格此獨空一格授堂金石跋

按等慈寺太平寰宇記但云唐師旣敗建德有詔於戰所起寺立碑紀功而不著何年新唐書太宗

紀貞觀三年閏月癸丑爲死兵者立浮屠祠此則建寺之始當在三年碑亦當立於是年之後中州記謂二年者非也舊唐書太宗紀詳載詔文顏師古在撰碑之列此爲師古撰文之證然是年閏十二月詔書是閏月非十二月授堂跋脫閏字也師古衡碑題瑯邪縣開國子新唐書傳太宗卽位封瑯邪縣男母喪服除還官撰五禮成進爵爲子下文云帝將有事泰山太宗將東封在貞觀十五年則師古之進爵在十五年以前計自貞觀初封男至進子約略閱八九年之久則其撰文在貞觀十

年間也碑又題通議大夫輕車都尉傳皆從略碑

書徒作徒纏作纏尙沿北朝舊習牘蔔卽是藺蔔

金提當是金堤肹蠁當是肸蠁飯渙當是飯渙皆

借用字銘詞云左顧敖碻右通汜鄩寰宇記河陰

縣三皇山亦曰敖鄗山當卽此鄩說文云周邑也

附攷碑文避諱字

古者臨文不諱漢法邦字曰國盈字曰滿恒字曰

常啓字曰開徹字曰通弗字曰不詢字曰謀奭字

曰盛鶩字曰俊欣字曰喜衎字曰樂秀字曰茂莊

字曰嚴炟字曰著肇字曰始隆字曰盛佑字曰福

保字曰守炳字曰明續字曰繼志字曰意宏字曰大協字曰合皆臣下所避以相代也但用改字未嘗鈌畫至本書見經傳者未嘗改易其見于書册者如說文遇諱字直書上諱而本字不書今漢碑中有開毋廟石闕銘因避景帝諱改啓爲開漢諱之見於碑文者祇此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見夏后啓母石云云未嘗作開母殆經後人校定漢書直作啓母在武帝時詔或作開母也餘碑皆不見有避諱之文魏晉而下至於北朝所錄諸碑字多別體不能勘定其何者爲避諱字如戊戌字鈌筆作戊戌其體至唐宋閒用之且避

碑中如涿州石經幢記戍尚作戊當由別體流傳後人好奇相沿用之故避諱至唐宋碑文始確有可按唐列祖諱在諸碑中惟開成石經爲最備今總紀于前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琥號虢贙彪箎褫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渕婣字亦作姢避高祖諱世字皆缺筆作丗泄作洩紲作絏棄作弃勤作勣葉作菜渫揲蝶諜堞偞皆改從云民字缺筆作巳氓作甿岷作岻湣昏緡痻碈暋愍蟁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享避肅宗諱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

宗諱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紃肫作肫避憲宗諱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湛甚作甚椹作椹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元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册府元龜寶曆元年正月元宗祧遷不諱文宗今上也生則不諱左傳文公宣公卷內昂字不諱成城皆缺末筆作成城此爲朱梁補刻避諱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及儀禮士昏禮皆然其散見于各碑者仍以次拈出之等慈寺塔記貞觀二年文稱王世充爲王充幽

州昭仁寺碑 文用世字凡五處

房彥謙碑 貞觀五年文用世字民字惟書虎賁爲武賁

皇甫誕碑 文有世子及民部尚書字按高宗即位始改民部爲戶部此碑貞觀初太宗未即位時也又攷杜氏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具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

姜行本碑 在谷容貞觀十四年文云慾彼蒼生與慾字義別當是避太宗諱借慾爲慾

段志元碑 貞觀十六年文內王世充不避世字

蓋文達碑 貞觀十八年文有世子字

太宗祭比干文 碑宋時翻刻文中兩殿字皆作段

馬周碑 碑有云治書侍御史按舊唐書職官志後周爲司憲中大夫隋諱中改爲持書御史武德因之貞觀末避高宗名改持書御史爲中丞新書百官志注高宗改治書侍御史爲中丞以避帝名文獻通考云漢宣帝元鳳中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持書御史起于此也魏晉以下皆作持書別無治書之名即高宗避諱是避嫌

名收持書爵中丞非改治爲持也
大唐紀功碑
永徽四年碑書王世充俱作王尭封
用貴德省建字下文又作建德省貴字
贈泰師孔宣公碑
乾封元年碑內兩引
生民以來俱作作生人懸智齊派派作派
于志寧碑
世武世字作卌
李勣碑
虎讓
龍騰改虎爲贊碩亭林日贊賓蘭歌召出西海今
例一虎而又缺一筆以避太融讓令人不識矣蘇
文舉開業寺碑亦用此體梁并鄉御史臺稍舍碑
作贊一武一虎吏寺余石後銖云徐本名世勛傳
云至高宗時遷太宗偏蹕但名勳而此碑王世光世字特缺中一華求之避也
開業寺碑
刻虎圖龍封祀增碑万歲登封二作虎虎作贊亍不避業作業
浮圖銘
万歲
道天二年丙申丙寅丙俱作景
昇仙太子廟碑
聖歷二年武傳偃歸金石遺文記云
碑陰諸臣附衍几王字皆鐫去冊金海陵攻宋封
爵置局立限毀抹王字雖墳墓碑志亦所不兌兩
承事者逸波及前代不郭耳
于大獻碑
幾大斯酒研堂致云此碑乃大獻之先辨攙所

立攷世系表本名知微字辯機碑于祖父皆稱名不應獨書兄字竊意辯機不知微之名明皇之世避嫌名改以字行如劉知幾改爲子元耳文肖太守范滂之磐歆自遠句唐人諱于家諱此爲大猷立碑乃不避猷字

順陵殘碑 此武后追尊其母楊氏之碑虎字及篪號字末筆俱不全增末斥唐諱

漢紀信碑 引國語民無懸帮民作人

姚元之造像記 唐書姚崇傳崇字元之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利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宰相表自長安四年八月以前皆稱元崇九月以後始稱元之

開元寺經幢 開元十六年題名一行內敬造之敬字作敬

契苾明碑 用俱作冃

姚彝神道碑 葉作葉

華岳精享照應碑 用作冃

吳文碑 文內神龍三年下有唐元年應是唐隆元年避元宗諱去隆字

乙速孤行儼碑 碑稱顯慶爲明慶避中宗諱

思恒律師墓誌 世作卋用作冃

麓山寺碑 但作但避睿宗諱旦

麗履溫碑

碑云君起家補昭文生昭文館本宏文館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名改二年改修文景雲中復爲昭文開元七年日宏文履溫補昭文生在長安以前神龍在長安之後豈宏文之改昭文不始于神龍時耶孝敬皇帝之立爲皇太子在顯慶元年其堯在上元二年或先已諱之未可知也文有云素曰難特當是雖治避高宗諱作持猶治書侍御史作持書也

大智禪師碑銘 歲在丙子

不諱丙字

不空法師碑記 宋人重刻貞觀作眞觀避宋太宗諱

元宗御注

道德經 用作冉矜作矜凋作詆抵作泯虎作虎民作巳昏作昏

裴安道墓誌

開元廿九年碑云諡忠獻新唐書傳作忠憲

金仙長公主神道碑 明皇御書

文云丙午之歲不避丙字

究公頌 子淵作子泉

石臺孝經 民作巳治作治

淨

藏禪師身塔頌 碑云天寶五載歲次丙丁不避丙字又是歲丙戌誤刻丙丁

潘

晉昭墓誌銘 戊午作戊丙時作景時

東方朔畫贊碑 民字一見缺末

筆世字三見虎字一見皆不缺又此記載文選集古錄云避云云棄俗登仙此此云棄世登仙夫因避諱而改古人之文或有之此則改前文以犯諱何也

縉雲縣城隍廟記 吳任臣十國春秋曰梁書更戊曰武朱溫父名成戊字類成故改之城隍改牆隍亦此類也

無憂王寺寶塔銘 用作円世作世泄作洩

張敬詵墓誌銘 世作世

無垢淨光塔銘 某作某與慈恩寺某公塔銘同

李廣業碑 碑云唐國公公五代祖也五代即五世避諱作代賓叔向碑四世五世六世亦皆作代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元和四年碑書棄作弃文云無治人之術直作治字銘詞易地而理又作理字

周府君碑 元和六年碑係唐人所書故業字晉諱不避唐諱世字三見皆作世虎字二見一作虍一改作獸墓作某豫作預

李良臣碑 世作廿

戴嵩高霽勝詩刻 太和三年詩內注稱白虎通為白武通

吳達墓誌 白虎作白武世作世

馬恆郝

氏二夫人墓誌　文稱亂世爲亂代　處士包公夫人墓誌　開成六年文云丙申日葬不遊丙字　周文遂墓誌　大中二年不諱用字世作世　高元裕碑　大中九年不諱用字世字　定慧禪師碑　號作号　霍夫人墓誌　世作世世作丗　鄭遇夫人崔氏合祔墓誌　藏藏作泉蓺不諱世字　湯華墓誌　民作巳　武安君白公廟記　泯作泯珉作珉　鎮東軍牆王廟記　梁開平二年碑書城作牆號作号戊作武金石文字記云此碑以城爲牆以戊爲武

按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七月辛巳勅全忠請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城字並落下如舊鄜絳蒲例單名爲文九月己巳勅武成王廟宜改爲武明王十月癸丑勅改成德軍曰武順管內稾城縣曰稾平信都縣曰堯都欒城曰欒氏阜城曰漢阜臨城曰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蓋全忠祖信父誠十一月甲申勅改潞州潞城縣曰潞子黎城曰黎亭又勅改河南告成縣曰陽邑滎州襄城縣曰

包孝同州韓城縣曰韓元絳州翼城縣曰洽川郭州郭城縣曰萬安慈州文成縣曰所邑澤州晉城縣曰高都陽城縣曰蒲澤安州應城縣曰應陽洪州豐城縣曰吳高又按五代史滑州唐故曰義成軍以避梁王父諱故曰武順又冊府元龜開平五年五月甲午改城門郎爲門局郎曾子固跋韓公井記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故城今謂之故牆即鄖也由梁太祖父名誠避之然則城者誠之嫌名也冊府元龜言帝曾祖諱茂琳開平元年六月癸卯司天監上言請改日辰內戊字爲武從之然則戊者茂之嫌名也容齋續筆謂戊類成字故改之者非也

贈太尉葛從周神道碑

從周濮州鄄城人今碑云鄄縣此是撰碑人避梁太祖嫌名

贈太保史匡翰碑

天福八年潛研堂跋云匡翰建瑭之長子碑於建瑭字下空文以避晉諱而進瑭父敬思獨不避蓋當時著令止避下一字也

毛詩石經殘本

蜀廣政十四年行露序注世作廿後凡世仿此摽有梅箋所以養育人民也民作已後凡民仿此江有汜箋岷山導江岷作岷維稱

伊緒緒作緒我心匪鑒傳譽所以祭彤也祭作叅避孟知祥祖諱其心塞淵淵作沾土國城也禮箋或修治清城不避治字監木治作理不我活兮箋軍事棄其伍約棄作弃後凡棄仿此泄泄其羽作洩洩貌有若葉葉作葉後凡葉仿此以上皆仍開成不之原文而加以蜀諱其實孟蜀時唐諱可不避也晁氏石經考異偏左傳祥字缺筆知爲蜀人書今左傳碑未見此碑又無祥字據五代史昶父知祥知祥祖祭父道今祭字缺筆而道字不避卷中用道字者甚多十國春秋高祖本紀考道注云蜀檮杌作[illegible]今不諱道字或者先名道後改名[illegible]也又凡避諱字皆缺一畫此祭字缺三畫與唐石經儀禮朱梁補刻者避梁祖諱成皆作成同例

宋避諱之見於史禮志者

建隆元年改天下郡縣犯御名廟諱者紹興二年

禮官言今定淵聖御名若姓氏之類去木爲亘其

見經傳以威武爲義者讀曰威以回旋爲義者讀

曰旋以植立爲義者讀曰植本字卽不改易紹興末祧翼祖禮官請依禮不諱詔臣庶命名仍避祧廟正諱此避諱之見於史者祇此攷宋一代帝諱太宗諱匡允上四世僖祖諱朓順祖諱珽翼祖諱敬宣祖諱宏殷太宗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卽位二年改諱炅眞宗諱恒仁宗諱禎英宗諱曙神宗諱頊哲宗諱煦徽宗諱佶欽宗諱桓高宗諱構孝宗諱昚寧宗諱擴理宗諱昀度宗諱禥以下不記諸諱之見於宋人墨蹟宋刻書籍碑文法帖及說部雜家敘論者惟匡允敬宏殷恒禎曙桓構昚等字最爲

顯著近世有宋蹟宋槧流傳往往以此數字有無缺筆定其眞贋當時避諱之法不一本字缺筆或改用他字固無論已至於偏旁嫌名無不缺畫如因敬字連及竟境鏡等字或改用恭字宏之作弘引殷之作殷殷或改用商字又如因禎字連及貞楨徵因曙字連及署樹豎因構字連及勾購搆因眘字連及愼眞或改用謹字經籍所見不一而足然碑文所錄却無多字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建隆四年碑書虎流字皆缺筆尙沿唐諱之舊新修唐太宗廟碑天地既否否作否未詳永興軍文宣王廟大門記大中祥符二年文云因開元之舊封

詔元聖之新號此是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事至五年十二月改謚至聖宋史禮志謂以國諱改謚真宗以前無諱元者或因是時加號北嶽爲安天元聖而改之也

襃城縣文宣王廟記 慶歷二年文云誌請溫琅宮郎貞琅避仁宗嫌名

宋碑之所見者惟此

慈悲庵大德幢記 遼壽隆五年碑書壽隆作壽昌避道宗諱

靈巖寺滌公開堂疏 金大定二十三年碑末題平章政事宗國公蒲察通金史本傳封任國公據百官志封號小國三十內有萊舊爲宗以避諱改據此則通初封宗國以避諱改封任國也

靈巖寺記 碑稱琛公之傳爲臨際齊臨際即臨濟齊秉義濟陽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濟陽允濟遇赦復舊此碑刻于明昌七年宜遵大定制爲衛紹王諱也

改建題名碑 正大七年立中有閻詠中州集作閻長言字子秀云少日慕張忠定之爲人故名詠避衛紹王諱改粤按衛紹王諱永濟其即位在泰和入年閻詠登第在承安五年在即位前入年碑故仍作詠以

上背就所藏之碑著于篇不更泛及其總附於等

慈寺塔記之後者以此碑爲唐宋碑避諱之始也

幽州昭仁寺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八寸廣四尺五寸四

十行行八十四字正書今在邠州長武縣

守諫議大夫騎都尉臣朱子奢奉 勅撰

大共乾元寒暑違而成歲赫矣上聖禪代乖而爲道斯

則淳源既往弧矢開戡翦之利天下爲公揖讓盛皇王

之業是知聖無自我不背時以成務仁惟濟物乃當流

而義行豈好異共蓋因世而已矣若乃執契提象總天

理物張八極叶五緯坐飄扆遊翠爲受昭華而錫天佩

觀滎河而巡溫洛補石於媧皇之世奠山於文命之初
殊質文於車服改正朔於寅丑順天地而財成奄寓縣
而光宅斯固神宗與汜水一致文祖將梅野同歸者也
隨政悖道區夏殲潰星亡日鬭天瘥地反馭朽無秋駕
之術履薄罕春冰之懼竭人力於醉飽輕神器於弈碁
玉杯非藜藿之用金柱乃驕淫之靡旌蹕遍天下馳道
窮華裔暴師韓濊宿兵遼碣負石田之地忘金鏡之寶
盜驪之乘騖崦山而不息黿鼉之梁泛蒼波其無已五
岳維塵三川咸震大盜負其扃鑰長鯨銜其漏網介胄
不能庇其禍衣冠無以靜其亂伊尹去而夏亡辛甲奔

而殷滅人怨神怒衆叛親離觸瑟無漢臣之忠夢驟成
秦宮之階於是九叢幅裂竊名假號四方圜視蜂飛蝟
結赤眉起劉樊之衆白挺奮陳吳之兵徇趙北而圖王
反淮南而稱帝鉤爪鋸牙遞相吞滅茫茫禹迹溝壑無
歸君蒼彼天何其罔極若乃崇替相襲天地恒其道靈
既所歸三五更其運是以秦人施御豊沛膺赤帝之符
夏道云衰昆亳得白狼之瑞殷凝啓聖必將有主撲原
靜海上元有屬我 皇帝受之昊帝北出震之靈
稟樞電之精開日月之明審正氣之貞潛德而隱凝龔
姑射之側感而遂通應迹廟堂之上乘龍之夢夙符於

神道斷鼇之心早發於靈襟蘊風雲於歲用納宇宙於胷懷濡足授手救焚是急於是御太一把鉤陳驅天駟迴地軸乾行岳止雷驚麟震得兵鈐於龍女吞戎韜於黃石龍飛晉水鳳翥河干命君先以泛流麾鳥旗以長邁以仁爲本扶義而西傳檄百城轉鬬千里戰無交兵之虜攻無湯池之固望鳳墟而一息登灞上而迴首觀釁而動俟天休命壺漿盈陌厥篚盈塗鬼神叶贊華夷載佇縶秦嬰於枳道拜殷士於商郊旌臺之珠畢散於邦國諸侯之玉不留於服御眷言兆庶企景來蘇齊舉往因天隙偷安隴坻藉九州之險成五嶓之暴推鋒東

鬱結壘西夏同惡如市轉相煽合帶州連郡豺虺艮羣無寶融之先覺有隗囂之迷謀遊魂放命豕突幽深雖大風之作梗青丘有苗之稱亂丹浦均强比逆異代同季豈不以道喪鶉居譏王義隱時惟龍戰爭帝理開者乎是以軒轅三十一伐殷后廿七征鄭暴壽華之澤戮凶絕轡之野非文德之可綏乃雄略之攸震天子躬御武飾親總元戎灑沉災而括地象正斗極而清天步倚長劒以肅威行中區以偽矚運投水轉規之智蓄遺樂慈愛之兵韜百戰百勝之謀總天關天梁之術驅鴐轡白鞭擎雷電命招搖以啟行詔叅伐以前掃殉

義之士聽鼓鼙而竊誓蹈忠之衆望旌旆而張膽呼吸則河海沸盪指麾則崑岱摧拔　聖上順天道好生之德體周王掩骼之仁將欲克亂在權善師非戰兵交使在宏其自革而茅旌不建輿櫬莫從告捨旣違行迷遂往吠堯之犬終成桀用刺田之客俱爲路徒鳥喙猷竊來犯鋒刃比角爲城池之固召兩忩屈彊之力　非折箭之可答豈亭長之攸制于時攝提在歲黃鍾紀月義勇同奮賁育爭先下神兵於九天　决厥圖於萬里逆順斯懸轟然大潰僵尸蔽莽委甲成山擁秦浮而不流投過淵而自滿焚巢掃窟野無遺禳正傾旻於

西北紐鈇地於東南登氛 祲於辰象反光華於日月九伐已施戢櫜於武庫五兵罷用偃伯於靈臺分倩旆於應畢誓山河於將卒帝圖咸舉邦政斯澄革汙俗於惟新正王風於舊物鼓之以道德懷之以仁義春雨以潤之秋陽以暴之解罔深湯帝之慈焚書下漢皇之詔布以新政刑用輕典四海之內靡然嚮風八荒之表奔走無獸却塞蹄林之北闢郡銅柱之南苑葱山而池鹽澤踰盤木而跨熱阪郡生環海自入提封方羽炎洲同歸王會豈止菌鷄短口西鶼東鰈之貢而已哉若夫至人志已義期拯物黃屋非汾水之縈纚 珪豈具茨之貴聖

道運而不積神功為而莫宰雖復大横固祉長發啟祚猶且昷璽陳謙避河爲讓道外天下情遺尊瘝而嚴廊餘事人神之望難拒符命儲來曆數之期安避仰追上元之心俯順域中之請然後履乘石握神珠開黃玉之圖臨紫宸之位冠百王而稱首與三代而同風巍巍乎蕩蕩乎粤不可名也於是衢室闢扉賓門啟路延攬英彥鑒口幽仄用人不偏於世族得賢無棄於農瑣故非熊非彪致光景之佐爲舟爲檝獲營求之士等五臣之亮采同六相之訏謨崇臺非一木之枝狝裘乃千金之腋濟濟多士

皇家以寧重以制禮作樂移風也

勝殘去殺刑措也蔵金舜嶺非勝堯宮雉裘非先王之
服寶馬豈鸞旗之用運靈覽以照物推赤心以期下萬
方罪己躰推溝之慮百姓爲心順天從之欲若乃上嗣
重光之美元良萬國棣華瑲璁之宗本枝百世成幼陶
慈訓言提自貽奉審喻於宸極得樂善於軒殿
非精保傅之勤學因所友之力踰啓誦而高視越郇韓
而上征既而休氣和平祥風薦祉庶感爲寶麟趾遊郊
若煙非煙浮曉空而下映似月非月麗宵天而成象禎
不絕書靈無遁迹猗歟偉歟事高圖史至於登輿下輦
省方巡岳應感必彰形言弥著道感金奏無盈玉簡

叶歆思於泉涌諧神功於日用陋栢梁之詞掩南風之曲聖作物覩永貽千載者焉抑又聞之羲農邈邈軒頊悠緬絶傳信於故老非取接於聞見百世可知斯言殆息七代更立求之豈易今之視昔遥然未覩將何以分素靑於三后辯天地於九皇遂能歷選列辟詳觀邵帝得茂實於千古驗英聲於万葉斯道何哉將由孔丘登岱祀金繩者七十管仲對齊陳玉檢者十二亦有漢郞帝圖魏開王業樹豐碑於泗水謨貞石於繁昌莫不垂鴻名騰顯号播休風於六僎歌盛德於九韶與天壤而無窮懸貞明而可久刊勒之美不其懋歟然則事

止寰中道流方外未辯西方之聖莫知東被之法求眞
之理我則未聞雖御辯崆峒非趨涅槃之岸乘雲谷口
寧遊波若之門莫不同防耶山俱沉業浪生死無際苦
集相因誑照重昏之日誰翦稠林之樹比夫眞如實相
解脫妙津道王三千功弥百億何異吹劒首於雷門巢
致聴於鵬運者代是知伊蘭無實有爲終假漂溺四流
邅迴九結踐畏途而卒歲超捷徑其長往大夢無睲可
爲歎息粤若能仁深宏慈弉雖寂泊爲道無來無去乘
機誘發 垣衡 必追住一子地開方便門翔入正道示如
來藏飄香風於有頂灑甘露於無邊慧炬明而幽夜朗

法橋搆而愆河息但爲仁由己履道自衷表立影從因
果非外今我所以仰勝緣於干号紀武功於七德眞俗
二諦兼而用之　皇上昔居因地早宏誓力應迹
忍土荷負羣生屬燹火燎原稽天方割飄林無自靜之
木震海豈澄源之水東戡西翦南征北怨旌鉞所次酣
戰茲邦君輕散千金之賞士亟蹈九死之命莫不競凌
鋒鏑爭口水火雖制勝之道允歸上略而兵凶戰危時
或殞喪褰裳不顧結纓荒野忠爲令德沒有餘雄同艱
難於曾晨異歡泰於茲日有懷亮烈用切旒扆仍於戰
地爰搆神居變穢土於寶城開蓮花於火宅高烽罷昭

慈燈載朗鼓旌輟警勝幡斯立拔無明於棘林導焦熱於渴井壽諸有結永除苦際雖復去順效逆同歸各徒中涓頗從實惟義重而上忍所被旃檀與利刃兼忘大慈所覃怨賊將義夫齊指俱潤法雨同乘大輚迴向菩提無上平等尒乃仰圖景口東井躔其分野下料物土西河限其封域珊戈是錫尸臣啓邦之所廻館斯開公劉建都之地梁山南枕甘泉東指面雕雲之鬱蓊想玉樹之青葱沃野千里平原超忽先王之桒梓西州之都會於是詔司空相原隰四衢如砥八道傍通考掝星之曜測土圭之景選杞梓於南鄧徵瑰㻴於西崑匠石奮

斤公輸睿畧高門洞啓曾甍有允藻井瞰煙霞之路步
燗拖虹蜺之色徘徊珠柱陸離琁題春巒前臨秋惠左
闢月殿合影金波上而相照日宮 幽曬義和沉而猶明
何止四柱成臺高多羅之樹五王立寺臨伽尸之水信
足上圖鴛御傍擬歷舺鷲山而非遼想雞林而可即
法徒萃止應供來遊咸味或無鈦威儀莫犯杖錫四禪
之林攝發三明之路有寶所為有名僧焉至矣哉伽藍
之為盛也雖復高天已燼大海成田哉 皇甚與
淨刻終末永而常傳其詞曰
三界雲擾六趣波揚苦流方割燢火炎尉俱迷津濟莫

導舟航長夜無曉非徒末央於昭十号四生是憑道王
大千智周上忍慧刀已裂化城斯引教有殊途乘無異
轍甘露朝灑慈雲夕布品物以亨羣迷式悟捷徑叵道
耶山啓路不有善權誰澄惡趣炎行施隱廢道毀常王
將驚欲金宿騰芒術震蘇壑仍紊乾綱九野鯨奮入極
鴟張亂離瘼矣孰濟生靈黃星表曜赤伏開禎大君應
籙粤御神兵乃聖乃武如雷如霆於鑠王旅除凶靜暴
關右長驅唐郊大號裂道醜家離泥頁劉野層祇空
山剝益見危殞轡懷忠死綏篤憐齊遠窮魂夜飛我有
慈被深仁莫遑建斯淨域永樹歸依歸依伊何俱消五

緷淨域伊何同升妙覺架漢開宇憑霞疏閣木麗瓊丹
地嚴金牓鷲山非遠雞林可求七寶伍樹八解疏流灘
蓮開曉天花不秋式定攸息應供來遊凡厥慈衆俱宏
上善稠林以闢愛枝爰翦九結冰泮四禪自穎彼岸可
歸法輪恒轉金剛不壞璿祚惟長慧宅常湛皇基載昌
僧祇可算恒沙易量悠哉天曆永配無疆

碑陰

陰作兩截書上截十五行行十五字下截五行行十一字正書

歐陽修撰

張淳書

唐自義起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戰亡士薦
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
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
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爾
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
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字畫甚工此予所錄也
右歐陽永叔所撰元豐五年十一月七日邑人張淳
書于碑陰自貞觀至于今三百餘年世之人賓此碑
者不獨以其字也因公一言而心跡是非乃判然則
不徇道而苟作者雖不爲當時之議安能逃後世之

議哉

昭仁寺碑世以爲虞世南書按之廟堂記淳淡相類而骨格老成不逮也豈世南少時所書乎河南張重威甫題

昭聖元年七月庚戌

右昭仁寺碑在豳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集古錄下文已刻入碑陰

右昭仁寺碑唐守諫議大夫騎都尉朱子奢撰歐陽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人名氏金石錄嘗載其目亦不言爲何人書也惟通志金石略以爲虞永興書

永興書之傳世者有孔子廟堂碑然與此不類而金石略乃謂出于虞公當必有所據昭仁寺在邠州西八十里昔唐太宗與薛舉戰爭之處正德癸酉予以使事道邠得搨其本字畫完好若初刻者眞可寶也朱公予鄉先生唐史有傳金薤琳瑯

碑在長武縣朱子奢撰無書者姓氏鄭樵直以爲伯施都元敬謂必有據而曹明仲曰歐陽通書通書道因諸碑殊與此不類按舊唐書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爲隕身戎陳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爲之碑此破薛舉處也又通本傳少孤母徐氏

敎以父書儀鳳中始知名貞觀三年至儀鳳元年四十八年道因碑書在龍朔三年去貞觀三年亦三十五年則此非通書明甚而虞與朱同事其爲虞書亡疑曹明仲又以虞恭公碑在宜祿巡檢司虞恭公溫彥博也陪葬昭陵碑正在醴泉宜祿巡檢司即今長武縣明仲蓋誤以昭仁爲恭公耳且恭公碑亦是信本書非通也石墨鐫華

碑陰歐說貶太宗慚殺人之召禍以湯武爲比湯武未一敗安得殺義旅太宗敗于仁杲損亡甚衆其附嘗老其師之後一鼓而勝直追而無戰遂取之未嘗

多殺彼人也其立寺追薦專在我兵而彼人附之文中自明文皇此舉真孟氏所云不嗜殺先王不忍人之心也墨林快事

今在邠州長武縣宜祿透運所內按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爲義士勇夫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於是立昭仁寺于邠州破薛舉處也立昭覺寺於洛州破王世充處也立宏濟寺於汾州破劉武周處也立慈雲寺於晉州破宋金剛處也立普濟寺於呂州破宋老生處也立等慈寺於鄭州破竇建德處也立昭福寺於洛州破劉黑闥處也並官給

供度精藍森列當日之顱山血海驟化爲經獅律虎之場陳眉公品外錄言之甚詳來齋金石刻考略

碑無年月金石文字記云貞觀四年十一月未詳雍州金石記

此碑不載書人宋張重字威甫謂是虞世南書今案筆蹟與李衛公神道同疑是王知敬書關中金石記

碑完好其文紀太宗遣總管龐玉破薛仁杲于淺水原唐書仁杲本傳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于淺水原卽其事然碑謂破仁杲者仁杲主師故也元和郡縣志昭仁寺在縣西十步淺水原上王師

討平仁杲詔于此置寺碑諫議大夫朱子奢之詞也子奢傳直國子學轉諫議大夫與志合唐會要貞觀二年十一月詔破薛舉于豳州立昭仁寺朱子奢爲銘貞觀四年正月建造畢以碑證之當作仁杲金石授堂跋

按此碑與等慈寺同時所立等慈文幾二千字此碑則三千餘字介以詳贍爭勝文體之綺開於唐初矣碑雖爲義士勇夫隕身戎陣者而立然兩碑皆盛稱太宗功烈其哀卹將士之詞不及十一耳太平寰宇記於等慈寺稱其立碑紀功誠確語也

碑在今邠州長武縣漢爲淺水陰槃二縣地貞觀二年分置宜祿縣縣有高墌城寰宇記云唐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屯兵於新安縣高墌城太宗親征相守十餘日會舉死其子仁杲統其衆併羌胡十餘萬來挑戰上遣總管龎玉自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因高而陣上率大兵自原北出其不意斬首萬餘級賊大潰仁杲懼而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新唐書高祖紀太宗紀並詳其事碑云薛舉遊魂放命逐突幽梁于時攝提在歲黃鍾紀月下神兵於九天决敵圖于萬里語與史合武

德元年爲戊寅歲故云攝提在歲仁杲以十一月降故云黃鍾紀月也碑文爲子奢撰題銜稱守諫議大夫騎都尉新唐書朱子奢傳云子奢蘇州吳人善文辭貞觀初自新羅還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史所略者守字及騎都尉字碑所略者則直國子學與宏文學士也文中用世字凡五處殆當府奉勅者不避耶又書極作極禍作祸梃作挺徇作侚解作觧罔羣帝作郡帝徑作侄𢁉作眞皆别體及通借字文云坐元扈遊翠嬀元扈疑即有扈氏之國禹所分封翠嬀疑

卽翠嬀黃帝至翠嬀之川受錄圖唐太宗帝範序云翠嬀薦陶唐之德元圭錫大禹之功語意與此同也命蒼兕以泛流卽蒼兕字史記齊世家師尙父誓師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云云碑語本此漢泰山都尉孔宙碑稱彼兕觥兕亦作兕遊魂放命卽方命書所謂方命圮族也燹火燎原疑當作夏火高烽罷熠疑當作罷照載旌輟警疑當作載旌周禮所謂道車載旞斿車載旌也去順效逆同歸咎徒咎疑卽咎字然咎徒文義殊不可曉也又祀於乾隆甲辰四月值寧夏回

人之叛率兵防禦於長武者五閱月軍事暇即往
觀之通體完好葢因寺中斵石材丈餘方正鞏固
乃立亭其上置碑於中牧童爇火牛羼觕皆不能
及所以全無損壞凡守土好古之君子所當仿而
行之也

金石萃編卷四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三

房彥謙碑

碑高一丈一尺一寸四分廣五尺三寸三十六行行七十八字隸書額題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篆書今在章邱縣趙山

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臨淄定公房公碑銘并序

易稱易之爲書也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故君子居則觀其象動則觀其變智以藏往感而遂通是以進退之數

有方存亡之幾有□背賈生董相懷王佐之才子政□
□□命世之道並屯邅於世故擯厥□當年軼風雷以
長鳴絶雲霓而鎩翮而樂天知命順時守道體忠信而
夷險阻憑淸靜以安悔吝雖逝川寂其浸遠而盛德久
而愈新者也玉質金相求益友於千載蘭□桂馥想同
氣於九原則有之□□懷庶幾之道詳觀出處之跡可
以追蹤勝業繼軌淸塵者其惟都督臨淄定公焉公諱
彥謙字孝沖淸河人也七世祖諶燕太尉掾□慕容氏
□度寓於齊土宋元嘉中以□郡之西部置東冀州東
淸□□繹幕縣仍爲此郡縣人至於蔺侯又於東廣川

郡別立武強縣令子孫居之丹陵誕聖祥發慶靈虞舜
受終光啓侯服導原汪墍若寫河漢之流𡌛構干霄如
仰嵩華之峻□司空植公之十三世祖也積德囿其宗
祊純報貽其長世公侯之門必復繁衍之祚攸歸高祖
法壽宋大明中州主薄武賁中郎將魏郡太守立功歸
魏封莊武侯使持節龍驤將軍東冀州刺史薨贈前將
軍靑州刺史謚莊侯魏書有列傳重價香名馳聲南北
宏材秘略兼姿文武曾祖伯祖州主薄襲爵莊武侯齊
郡內史幽州長史仍行州事衣錦訓俗露冕□戎累仁
義而成基處脂膏而不潤祖翼年十六郡辟功曹州辟

主薄龔爵莊武伯朱安太守居繼母憂廬於墓次世承冢嫡之重門始旌表之貺鄉閭之敬有過知恥宗族所尊不□而肅□伯熊年廿辟開府行參軍仍行本州清河廣川二郡太守事風神英邁器量沉遠綏門之內捧檄以慰晨昏山澤之間單車以清寇亂公禀元精之和氣體淳粹之淑靈心運天機性與道合溫良恭儉應言行之□神采風尚出儀形之表博極圖書兼綜遺逸正經義訓持所留懷絕前研幾下帷覃思盡探閫奧畢詣精微或致虀白之譏非止春秋之僻吉凶禮制今古異同莫不窮覈根原詳悉指要內外親表遠近學徒負笈

擁帚質疑去惑公凝神虛受亟丈無倦□□□荅幽名
對叡自遷宅齊土家已重世班懿十紀旌旗之盛未多
陳完八葉鳴鳳之祥斯在況復里稱冠蓋庭茂芝蘭行
則結駟連騎處則撞鐘列鼎雖范蠡貨財本輕卿相陰
家僕隸舊比封君不之過也公閉心閑館以風素自居
清虛味道沉冥寡欲恭敬以撙節退讓以明禮潛隱之
操始擅於州閭高亮之風日聞於海內於是羣公仰德
邦君致禮物□斯辯旌□盈塗郡三辟功曹州再辟主
簿其後不得已而從命公明天人之際述堯舜之道其
處也將委質於衆妙之門棲神不死之地其出也將羅

獎名教博利生民舟楫可朔英靈有感州郡□職非其
志焉然公以周隋禪代之交紀綱弛紊亦既從政便以
治亂爲懷眷言州壤在情爾切乃整齊風俗申明獄訟
進善黜惡導德齊禮雖在鄉國若處王朝政教嚴明吏
民悅伏見危拯難臨財潔己利物之□不自爲德不貪
之寶必畏人知開皇初頻詔□揚人物秦王出□京洛
致書辟召州縣並若相敦逼公辭以痾疾且得遂情偃
仰其後隋文帝忌憚英俊不許晦跡丘園公且權維縶
方應薦舉七年始入京省授吏部承奉郎是時齊朝貧
舊不復稱叙鼎貴高門俱從九品襻褐朝廷以公望實

之重才藝之優故別有此授以明則哲之舉俄遷監察
御史每杖節巡省糾逖姦慝以存公正□□□轉授
秦州總管錄事參軍事漢陽重鎮京輔西門管轄一方
允斯盛選尋以朝集入京與左僕射齊公總論考課之
法黜陟之方齊公對岳牧以下大相歎伏其後具以公
言敷奏仍有升擢之辟□非知己之主竟不能見用左
遷許州長葛縣令公鎮之以淸靜文之以禮樂訟以道
息災因德弭百姓感悅咸不忍欺愛之如慈親焉敬之
如明神焉繈負知歸頌聲載路解代之後吏民追思惠
政樹碑頌德在長葛秩未滿以考績尤異遷鄀州司馬

此州荆鄧之郊華夷路雜口俗殘獷口情憸詖公化之
以仁愛敦之以淳厚朞月之閒咸知遷革尋以州廢解
任言歸夜觀星象晝察人事知天地之將閉望箕潁以
載懷乃於蒙山之陰結構巖穴非唯在乎避世固亦潛
以相時然大業之初始班新令妙選賢良爲司隷刺史
公首膺斯舉有詔追赴京洛公以朝綱浸以頹壞此職
亦是匡濟之一方便起而就徵覽轡登車卽有澂清天
下之志於是激濁揚清風馳草偃行能之類望景以騰
升醜苛暴之徒承風而解印綬進擢者靡爵不致謝言
黜斜者受刑而無怨色自非道在至公信以被物其孰

能與於此焉既而口攻陵夷小人道長忠言靡用正士無施大業十一年出爲涇陽縣令未幾而遘疾粵以其年歲次乙亥五月壬辰朔十五日景午終於官舍春秋六十有九降生一子光輔　帝唐叶贊璇機叅調玉燭

皇上情深遺烈用佇想於夷門眷言才子便有懷於聿煥貞觀三年十有二月迺下　詔曰紀功褒德列代通典崇禮飾終著在方策隋故司隸刺史房彥謙世襲簪纓珪璋特秀溫恭好古明閑治術爰在隋季時屬卷懷未遂通塗奄從運往以忠訓子義口過庭佐命

朝端業隆功茂宜錫以連率光被九原可贈使持節都

督徐泗仁譙沂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四年十一月又發　詔追封臨淄公食邑一千戶謚曰定公禮也粤以五年歲次辛卯三月庚申朔越二日辛酉安措於本鄉齊州亭山縣趙山之陽惟公風格凝整神理沉邃內懷温潤外照光景追思儀範髣似文成之圖遐想風猷懍若相如之氣時逢戰爭術匪從橫或恥問仁用安嘉遯收文武之將墜殊山林而忘反是故銷聲貴里隱異迷邦戢耀高門處非絕俗優柔六藝紛綸百氏采絕代之闕文攟前脩之博物雖昔之明實沈之票議疏屬之神辯疑鼠於漢朝彰委虵於霸業無以尚也彫蟲小技曾

未口懷時有制述將符作者致極宏遠詞窮典麗足以克諧聲律感召風雲豈唯白雪陽春郢中寡和而已永惟書契之始乃眷蹏迒之跡草隸之妙冠絕當時口口幼年孝友惇至未離繈褓便遵極對裁有所識口訪家人發言號絕不自勝處年十有五出後傍宗深惟鞠養之慈將闕晨昏之禮辭違之辰感切行路及就養左右不異所生兩門喪紀並逾制度哀毀之至聲被朝野口以朞功之感甘旨未嘗朋友之喪遠近畢赴人倫之紀禮法之隆近古以來未之有也且復留連宴賞提攜良味登山臨水必動咏言清風朗月未空樽酒賓游滿席

且得王口之孫門閥口通時許慈明之御指困無倦解表未已仁義口厚資產屢空以斯器望窮茲至道謂宜俯拾靑紫增騰台階而止獨太丘靡道下邑遽同子產空劚遺愛報施之理何其爽歟若夫死生者形骸之勞息殀壽者大化之自然固知命之不憂豈居常而爲累也然行周於物寒暑不能易其心智周於身變通不能窮其數而靈祇多忍幽明永隔散精氣於風烟委容質於泉壤可不哀哉於是四方同志之士百里懷音之客式遵盛烈共勒豐碑百藥爰以疇昔妄遊蘭芷與謂正始之音一朝長謝師資之德百舍無從義絕賓階哀纏

宿草恩效薄技覬申萬一仰惟治身之術立德之基固
繁辭可以盡言豈言之而無口也廼爲銘口
遐觀方冊歷選人倫名固難假德必有鄰顔閔遺迹曾
史芳塵同聲比義允屬通人於鑠通人奕葉膺慶司空
規矩民胥攸証地靈貽福天齊分命世祚有徵重光無
競顯允君子丕承寵光靈河擢秀日觀含章鬱門峙道
幽谷遂方陸沉通德朝隱康莊儀鳳潛靈彫龍振藻鬱
之在人一變至道昭章口訓寂寥覃草文質彬彬流潤
浩浩齊物無待隨時吐曜導俗濬原訓民居要州將貽
喜邦君長嘯乃眷鞱鈐還歸漁釣三逕雖阻八紘方密

僶俛末班逶迤下秩司憲邑宰循名責實御衆以寬在
刑惟恤履斯累行乘世丕基才高位下有志無時秬光
偶俗誕命膺期□揚投貿唯玆在玆樹德不已頌仁無
斁遺搆有憑高門以闢眷言上壽方期永錫載佇太階
翻歸厚夕義高表墓道貴揚名　式昭文物用紀□榮
抽簪□□制服□生一□□□萬□飛聲

碑陰 隸書

公之將塋　恩旨重疊賵贈優渥□□□□公及夫人
並令所司營造馬轝各給四馬從京師洛陽殯所送至
本鄉其車轝儀仗出懷洛二州給船載運絕道人力至

於墓所□□錢□有闕□者　又發勑令以官物修
補又文官式令例無鼓角亦特給送至於葬所又於常
令給墓夫之外別加兵千功役臨葬□復降　勑
使馳驛祭以少牢前後爲□葬事𤼵　勑旨行筆
十有二條近代以來　恩榮褒贈未有若此者也中外
姻戚海内名士并故吏門生千里赴會□及州里道俗
二千餘人

碑側隷書

太子左庶子安平男李百藥撰

太子中允□□□行本歐陽詢書

貞觀五年三月二日樹

河南道齊州章邱縣臨淄定公墓在縣西三十里高三丈在趙山之陽公姓房隋故司隸刺史唐徐泗江淮浙五州刺史追封臨淄公謚曰定即故司空梁文父也有碑庶子安平公文率更令歐陽公書太平寰宇記

彥謙元齡父也有隋任司隸刺史出爲涇陽縣令卒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蓋修史時元齡方爲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元齡碑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章邱縣界世

頗孚傳　房彥謙碑陰具載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太宗遇元齡可謂厚矣蓋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太宗可謂善任人矣金石錄

房彥謙字孝冲唐初爲長葛令百姓號爲慈父立碑頌德去官不仕而清白守貧以子元齡功追封定國公其墓碑乃歐陽詢眞書格古要論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

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都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金石文字記

右房彥謙碑文云高祖法壽立功歸魏封莊武侯使持節龍驤將軍東冀州刺史薨贈青州刺史謚簡侯魏書北史法壽傳俱云謚敬侯又以東冀州爲冀州稱平遠將軍不稱龍驤將軍皆其脫誤至青州刺史本贈官而隋書彥謙傳遂云青冀二州刺史尤未核也北史法壽傳云賜爵壯武侯子伯祖襲例降爲伯而其下云子翼襲爵壯武侯當爲伯字之誤碑雖不

載例降之說而稱伯祖襲爵壯武侯翼襲爵壯武伯正與傳所謂例降者合隋書謂伯祖與翼並襲爵壯武侯則考之不詳爾（舊唐書元齡傳唐書宰相世系表俱云襲壯武伯與碑合）碑稱彥謙遷鄀州司馬尋以州廢解任考地理志鄀州之廢正在大業初而本傳云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者史家之飾詞也果爾何以復應司隸刺史之召且爲涇陽令乎唐初史臣以元齡之故爲其父立佳傳讀其文似子姪所述行狀未必皆實錄姑以一事論之如傳稱開皇平陳之役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剋云云而唐

書元齡傳中亦有避左右告父之語大指相同今碑亦未載斯事葢史家因元齡之說而傳會之以是歸美其親而已碑云安措于齊州亭山縣趙山之陽按亭山縣本名榆林開皇六年改名唐元和十五年省入章邱今爲章邱西南境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唐臨淄郡公房彥謙碑元齡父也李百藥撰不載書者姓名金石錄以爲歐陽詢書未知所據然以書法審之固當爲詢跡也金石錄云碑在齊州章邱縣界中世頗罕傳金石文字記亦云在章邱縣西南七十里趙山之陽葢彥謙墓域在此由唐以來尚未毀

廕其遺澤可謂遠矣碑序二千餘字分書極挑拔險
峻之妙與正書正是一律蘭臺道因亦全是此種風
味也詢分書如隋工部尚書段文振碑唐昭陵六馬
圖贊司空竇抗碑之類今皆不復可見此碑雖有剝
損然十九可讀顧收藏家恆少有之又金石錄載此
碑有陰紀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未知是何人書
法俟更訪之　乃爲銘曰作迺爲銘粵後魏武定八
年太公呂望碑其詞曰亦作粵金石文字記云古曰
字與日同一書法故變其文爲粵欲讀者之易曉也
予謂非是粵曰雖皆語辭而用各有當惟尚書粵若

借用曰此外皆無有借粤爲曰者亦書碑者好奇之過耳豈眞嫌其與日相混哉金石存

碑文第二行擴口口當年句脫一字末行式昭文物句多一故字文云彥謙七世祖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南度寓於齊土宋元嘉中分齊郡之西部置東冀州東淸河郡繹幕縣仍爲此郡郡縣人按宋書州郡志文帝元嘉九年分靑州立歷城割土置郡縣文帝本紀九年六月分靑州置冀州元和郡縣志同此皆不載東冀州考志言立歷城即冀州治所也歷城在靑州之西又在冀州東故云置東冀州與宋書轉相證明矣此

云東淸河郡而志有南淸河太守當是東字之訛也
碑云植公之十三世祖者等相世系表植後漢司空
考後漢書桓帝紀永興元年冬十月光祿勳房植爲
司空植卽其名也碑云曾祖伯祖州主簿齊郡內史
幽州長史口行州事魏書本傳歷齊郡內史平原相
轉幽州輔國長史而隋書彥謙傳載此稱齊郡平原
二郡太守據碑言行州事則攝太守耳非正官也平
原亦非幽州是傳不如碑之實也彥謙歷官所載多
與傳合惟傳稱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
未實其歲月以碑證之貞觀三年十二月下詔贈使

持節都督徐泗仁譙沂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四年十一月又發詔追封臨淄公也趙氏金石錄云彥謙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元齡所書皆同此碑作莊武未知孰是按壯與莊古皆通用趙氏殆未細審也碑陰記載賵贈會葬之盛皆近代所無其云文官式令例無鼓角亦特給送至於葬所考舊唐書音樂志云五品官婚葬先無鼓吹唯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彥謙在隋官終涇陽縣令又非京官得借之例故云特給也其卒在大業十一年至貞觀五年三月葬當時依唐令典如是碑側記立碑年月

并李百藥撰文歐陽詢八分書爲著錄家所未見尤可寶也山左金石志

按房彥謙卒于隋大業十一年此碑題唐故者以碑立于唐貞觀五年也碑爲李百藥撰歐陽詢書題名在碑側搨者往往失之故金石文字記但引金石錄以爲歐陽詢書實未見此題名也碑是隸書而考槃餘事格古要論皆以爲真書則併搨本亦未之見矣李百藥題銜稱太子左庶子安平男新唐書本傳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

牒無度作贊道賦以諷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是據傳則官左庶子時已進爵爲子據碑則仍爵爲男也歐陽詢題稱太子中允下闕二字下又闕二字尚存左偏彳扌似是修撰二字然本傳則但云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終其身未嘗爲太子中允及修撰之官且此碑與化度寺同爲貞觀五年所書彼稱率更令而此題中允疑不能明矣碑載高祖法壽以下歷世官位封謚與史傳參校小有詳略異同惟法壽子伯祖伯祖子翼翼子豹北齊

書房豹傳云祖法壽父翼宗尤不同也碑云公年十有五出後傷宗郎隋書本傳所云彥謙早孤出後叔父子貞也新唐書房元齡傳云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不云爲涇陽令者舉其大也碑立於貞觀五年其時元齡已爲尚書左僕射碑故云降生一子光輔帝唐叶贊璇機參調玉燭也宰相表貞觀十七年七月元齡以母喪能是立碑之年其母尚在而碑陰有公及夫人並令所司營造馬轝各給四馬從京師洛陽殯所送至本鄉之語殆是營葬之時元齡仍官僕射未嘗解官夫人當就養

於京師送葬則從京師至本鄉其洛陽殯所且彥謙之殯所也彥謙贈都督徐泗仁譙沂五州諸軍事而太平寰宇記誤作徐泗江淮浙五州其云郎故司空梁文父者元齡位至司空封梁國公謚曰文昭也此碑額題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篆書黑文凸起字徑三寸五分不詳書者姓名碑陰十五行隸法與碑文一律當即陰書而無明文至此十五行所記亦不詳何人之語也文中不避世字民字與昭仁寺碑同惟書虎賁爲武賁避諱也隋亦作隨文云開皇初頻詔口揚人物揚字上一

字當是搜字鄒縣小鐵山有北周摩崖云齊搜揚好人罰長嵩蕎是北朝偶設之官齊別隋皆沿襲之也壯武莊武壯莊亦通用字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齊莊作齊壯可證也齊乘稱此碑近聞村人以打碑之擾毀仆之今觀搨本文尚完好可辨元時盛行此碑而于氏得之傳聞未嘗細審碑拓也

化度寺塔銘

碑本高廣尺寸行數字數皆無考正書

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

右庶子李伯藥製文

率更令歐陽詢書

蓋聞人靈之貴天象攸憑稟仁義之和感山川之秀察
理盡性通幽洞微研其慮者百端宗其道者三教殊源
異軌類聚群分或博而無功□□寡要文勝則史禮煩
斯瀆或控鶴乘鸞有繫風之□滄霞御氣致捕影之□
□□摺伏奔爲鉢降變龍究□□之方窮死生之變大
慈□運宏濟群品拯衆妙之門爲□□闡宗以立德其
唯□□□□□爲若夫性與天道□□神交聊照靈心
澄神禪觀□有化度寺僧邕禪師者名□師俗姓郭氏
太原分陰人有周氏積德累功慶流長世分星判野大

啓蕃維蔡伯喈云瑀卽郭也曾祖孫叔乃文□□吞郭
泰則溫文儒雅迥儻豁達貿膽閑朗人倫攸屬聖賢遺
烈弈業其昌祖憲荆州刺史早擅風猷父韶博陵太守
深明典禮辭節含靈禀地擢秀華宗爰自弱齡神識沉
靜率由至道冥符上德洸□變習□悟西來旨趣摩頂
服依慕窮東土之精微因戲成塔發自髫年仁心救蟻
始於廿歲世傳儒業門多貴仕將方學□齒胄上庠始
自趍庭便觀入室精勤不倦踧斂絕倫博覽群書游獵
左馬夙有志尚高邁俗情時遊僧寺服膺釋典風塵疎
朗豁然開悟闡法□□□□□□□喜增滿月之圖像

□心俱淨於□□錙銖軒冕糟粕丘壇□□有三達□
□□□□依山稠禪師獨□慧禪□或行勤苦道標方
外聲溢國都□□異仰授受禪法數□□幽深嘗撫
禪師而□諸門徒□□隨蘭若□□忘疲仍□□林□
栖託□遊後□周武不容□□深山避時倒跡藏聲散
巖之下餌□茅成□□□像□□□朮飡松嘗無□艾
之年爲群猛鷙毒螫蟲之□放祉呈祥舒梵音展奇禽
異獸攢集庭宇德感鷲領神化龍宮□□和恭敬心姓
聽受及開皇丁時有魏州信行禪師輪寶命世之異人
禪門之輔弼辰習當根之業知禪門脩道立行宜以濟

度山□所謁也宜□宏益之□□苦行禪師被勅徵□
□乃相遵奉其月廿二日奉送信行禪師□□靈塔嚴
而未□□之境□有□常卑辭屈己□鑒元之致敬人
主及遷神而已式昭景行乃述締遊神理希□效前規
用行□夷法性自靈悟道捨俗歸眞界□禪窮巖靈連
幽谷靈應無文泡電同奔達人忘己志士幽貞

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建

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冑有不可犯
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豫章文集

河南范謂跋與初跋尾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

諱雍畢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適此碑稱歎以爲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爲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爲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搨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解稚存兩漢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許爲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于南北者惟僧邕塔銘而已銘文多所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于肥殊無精彩之

本清溪集

予兒時亟聞先想菴府君稱化度寺帖妙出九成宮右而未獲見每以為恨今太史英國張公廷勉出所藏舊帙乃駙馬李子期家物銘敘略備其空闕處率用印識若文書家所謂騎縫印者帖後若趙松雪揭曼碩虞子山諸公皆有題識俟菴堂集

化度寺在朱雀街今禾黍離離無復蘭若之迹不知碑亡在何時每至其地悵然者久之石墨鐫華

此歐陽得意之筆是本乃經重刻者每行闕其半中間更有節去損壞不可摹之字遂可讀者少字亦直

存其大都墨林快事

余過文氏停雲館閱有宋搨本索以覯手摹以歸亦無李百藥字是知此碑自宋已不全矣豈明誠所見又當時之善本與金石評考

率更化度楷法第一解大紳謂西安府學亦有一本不及原刻清勁又宋潛溪謂僧邕塔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則西安本外又有一本而化度有三石矣盧舟題跋

按文云師俗姓郭氏蔡伯喈云號即郭也曾祖號叔乃文口口咨郭泰則益文儒雅云云所指號叔

疑郎左傳所稱又號郎古郭氏已見高誘戰國策注所指郭泰疑郎後漢之郭林宗則碑稱曾祖者乃是始祖之謂故下云聖賢遺烈奕業其昌此下云祖憲父部方是邕師之祖父此郭憲官荊州刺史與後漢之郭憲別一人也碑稱邕師齒冑上庠博覽羣書則是身列文學者下云依山稠禪師授受禪法是其受度之師下有周武平齊字疑指後周武帝時事下云開皇時有魏州信行禪師又云禪師被敕徵□□乃相遵奉其月廿二日奉送信行禪師□□靈塔又云式昭景行乃述綿邈詳玩

文義此碑似爲隋時魏州信行禪師建塔立碑非即邕禪師塔銘也特不知其月廿二日者係屬何年文多脫泐無從詳繹神理希□以下皆係銘辭亦多參錯後題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建當是邕禪師爲信行禪師建塔之年也諸家跋語但盛稱率更書法之精妙而於建塔立碑原委未暇詳及故節取其文以備考證此碑文辭凡猥頗不類百藥所作碑書汾陰作分陰倜儻作週儻疑翻刻之誤鷲嶺作鷲領則通用也

九成宮醴泉銘

碑高七尺四寸廣三尺六寸二十四
行行五十字正書篆額今在麟遊縣

祕書監撿校侍中鉅鹿郡公臣魏徵奉　勅撰

兼太子率更令勃海男臣歐陽詢奉　勅書

維貞觀□年孟夏之月　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此則
隋之仁壽宮也冠山抗殿絕壑為池跨水架楹分巖竦
闕高閣周建長廊四起棟宇膠葛臺榭參差仰視則迢
遞百尋下臨則崢嶸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暉照灼雲
霞蔽虧日月觀其移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
深尤至於炎景流金無鬱蒸之氣微風徐動有淒清之
涼信安體之佳所誠養神之勝地漢之甘泉不能尚也

皇帝爰在弱冠經營四方逖平立年撫臨億兆始以武
功壹海內終以文德懷遠人東越青丘南踰丹徼皆獻
琛奉贄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口元闕並地列州縣人
充編戶氣淑年和邇安遠肅群生咸遂靈貺畢臻雖藉
二儀之功終資　一人之慮遺身利物櫛風沐雨百姓
爲心憂勞成疾同堯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針石屢
加腠理猶滯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群下請建離宮庶可
怡神養性　聖上愛一夫之力惜十家之產深閉固拒
未肯俯從以爲隨氏舊宮營於曩代棄之則可惜毀之
則重勞事貴因循何必改作　於是斲彫爲樸損之又損

去其榛蕪薦其頹壤雜丹墀以沙礫間粉壁以塗泥玉
砌接於土階茅茨續於瓊室仰觀壯麗可作鑒於既往
俯察卑儉足垂訓於後昆此所謂至人無爲大聖不作
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咸引谷澗宮城
之內本乏水源求而無之在口一物既非人力所致
聖心懷之不忘粤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己亥　上
及中宮歷覽臺觀閑步西城之陰躊躇高閣之下俯察
厥土微覺有潤因而以杖導之有泉隨而涌出乃承以
石檻引爲一渠其清若鏡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東
流度於雙闕貫穿青瑣縈帶紫房激揚清波滌蕩瑕穢

可以導養正性可以澂瑩心神鑒映群形潤生萬物同湛恩之不竭將元澤之常流匪唯乾象之精蓋亦坤靈之寶謹案禮緯云王者刑殺當罪賞錫當功得禮之宜則醴泉出於闕庭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瑞應圖曰王者純和飲食不貢獻則醴泉出飲之令人壽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師飲之者痼疾皆愈然則神物之來寔扶明聖既可蠲茲沉痼又將延彼遐齡是以百辟卿士相趍動色 我后固懷撝挹推而弗有雖休勿休不徒聞於往昔以祥為懼實取驗於當今斯乃 上帝元符

天子令德豈臣之末學所敢丕顯但職在記言屬茲
書事不可使國之盛美有遺典策敢陳實錄爰勒斯銘
其詞曰
惟　皇撫運奄壹寰宇千載膺期萬物斯覩功高大舜
勤深伯禹絕後光前登三邁五握機蹈矩乃聖乃神武
克禍亂文懷遠人書契未紀開闢不臣冠冕並襲琛贄
咸陳大道無名上德不德元功潛運幾深莫測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載無臭無聲
萬類資始品物流形隨感變質應德效靈介焉如響赫
赫明明雜遝景福葳蕤繁祉雲氏龍官龜圖鳳紀日含

五色烏呈三趾頌不輟工筆無停史上善降祥上智斯
悅流謙潤下潺湲皎潔萍旨醴甘冰凝鏡激用之日新
挹之無竭道隨時泰慶與泉流　我后夕惕雖休勿休
居崇茅宇樂不般遊黃屋非貴天下爲憂人玩其華我
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居高思墜持滿戒溢念茲
在茲永保貞吉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祕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
成宮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
琢地得水而甘因名醴泉焉　集古錄

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爲九成宮永徽中又改

爲萬年宮宮在岐山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按醴泉
爾雅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甘露雨也而
漢魏郡國與唐雜宮皆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誤矣
廣川書跋
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爲此銘亦欲太宗以隋
爲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南豐集
鄭公此文因隋氏之鉅麗歸唐德之儉損頌而有諷
體了然諫錄中語也 弇州山人稿
唐歐陽詢眞書魏徵文有箴規太宗之意故末云居
高思墜持滿戒覆 格古要論

右九成宮醴泉銘其文曰粤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丁亥上及中宮云云則是四月無疑新唐書作三月當以碑爲正歐陽文忠集古錄每以金石正史氏之失至此又復牴牾何耶金石評考

九成宮今在麟遊縣西五里之天台山即隋仁壽宮也按開皇中文帝命楊素作仁壽宮於岐州北素遂剷山堙谷爲崇臺累榭宛轉相屬而役令嚴急丁夫斃者載道皆推填坑谷中覆以木石夷爲平地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後値歲晚帝倖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磷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察之報曰鬼火也帝

曰此輩皆以役死今年恭魂魄思歸耶乃令設祭灑酒宣敕咒遣之自是乃息宮久蕪萊而碑獨存頗以小亭籠以周垣山且多虎摹搨者必數人持械以上今碑既爲海內所寶重已模糊矣復爲惡令鑿損三十餘字亦何心哉余家藏宋搨舊本今將搨其碑額篆文與安喜使君碑同體皆陽刻可愛來齋金石刻考略

九成宮在岐州之北去京師三百餘里自貞觀六年後帝屢於此避暑時上皇在大安宮春秋已高而制度卑小徵爲此銘乃不以上皇爲言但以還淳反本持滿戒溢語爲規諷舍其本而及其末殊失鄭公平

生忠讜之言豈以此語馬周曾言之帝不見省故不
復瑣瑣乎然未幾武氏入宮帝心遂蕩鄭公之語不
可謂非先見遠慮者也時徵撿校侍中進爵鉅鹿郡
公從幸故敘次九成宮事及以杖琢地得泉詳悉如
此帝遂詔以賜詢書之魏徵欵稱鉅鹿郡公新史但
稱進爵郡公不名鉅鹿葢是失書又稱歐陽詢以貞
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勃海男碑無宏
文館學士而云兼太子率更令豈以宏文館學士兼
之歟所未詳矣虛舟題跋

碑首篆書九成宮醴泉銘六字碑已磨泐每行盡處

近爲俗子開鑿一二字碑中無年月金石文字記云
貞觀六年四月雍州金石記
醴泉銘搨本見諸紀載及余所見者凡八一汴本一
金士權本一米臨本一董臨本一余少愚本一神廟
宮中本一麟遊未鑿本一麟遊已鑿本而率更原刻
不與焉鐵函齋書跋
右九成宮醴泉銘祕書監撿按侍中鉅鹿郡公魏徵
撰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歐陽詢書文貞列銜碑文
之前信本列銜碑文之後率更庶僚不敢與宰相並
也予初疑信本只爲率更令不兼他職何故冠以兼

字後讀舊唐書職官志稱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爲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其欠一階之兼古念反其兩職事之兼古恬反字同音異乃悟此碑兼字當讀去聲卒更令職事官也有職事而去散官又以其欠一階故加兼以別於當階者此唐初之制後人知之者尠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唐書地理志本隋仁壽宮義寧元年廢貞觀五年復置更名周垣一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武庫官寺等

馮翊中金石記

按新唐書魏徵傳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又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俄撿校侍中進爵郡公蓋史文前已有鉅鹿字此但言進爵不必更言鉅鹿虛冊題跋以為新史失書者非也又歐陽詢傳太宗即位累擢給事中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則是時詢蓋以給事中而兼率更令也百官志給事中正五品上率更寺令從四品上以正五品官而兼從四品所謂欠一階者是也給

事中掌宏文館繕寫讎校之課宏文館武德四年初置修文館九年改曰宏文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已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輕重皆參議焉階五品已上是宏文館學士之職即給事中所掌而卒更令是新兼之官碑從簡略署新銜更不詳及本職也然亦惟此碑有兼字前乎此者如化度寺碑不書兼字殆無關典制也九成宮九成之名本呂氏春秋有娀氏二佚女爲九成之臺九成之義本於爾雅邱一

成爲敦邱注成猶重也周禮爲壇三成疏亦言相重累也太平寰宇記宮在麟遊縣西一里本隋仁壽宮隋文帝置義寧元年廢宮置立郡縣貞觀五年復修舊宮爲避暑之所改名九成宮語與唐書地理志合稽之太宗本紀五年不書修復之事惟書六年三月戊辰如九成宮碑作四月者是至宮得泉之月史則啓行之月也惟碑無建立月日据題銜魏徵爲檢校侍中本紀在六年五月則立碑當在五月以後矣魏徵傳載帝幸九成宮李靖王珪纔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怒而徵諫之是

徵從幸之證又載宴丹霄樓酒中相謂之語丹霄

樓卽碑所云南注丹霄之右者是也百官志載九

成宮總監監副監丞簿等官注有云武德初改隋

仁壽宮監曰九成宮監與地理志所云貞觀五年

復置更名不合也碑中轇轕作膠葛通用也逍遥

作逍遥別體字丹徼作丹儌則尚沿北魏之舊習

金石萃編卷四十三終